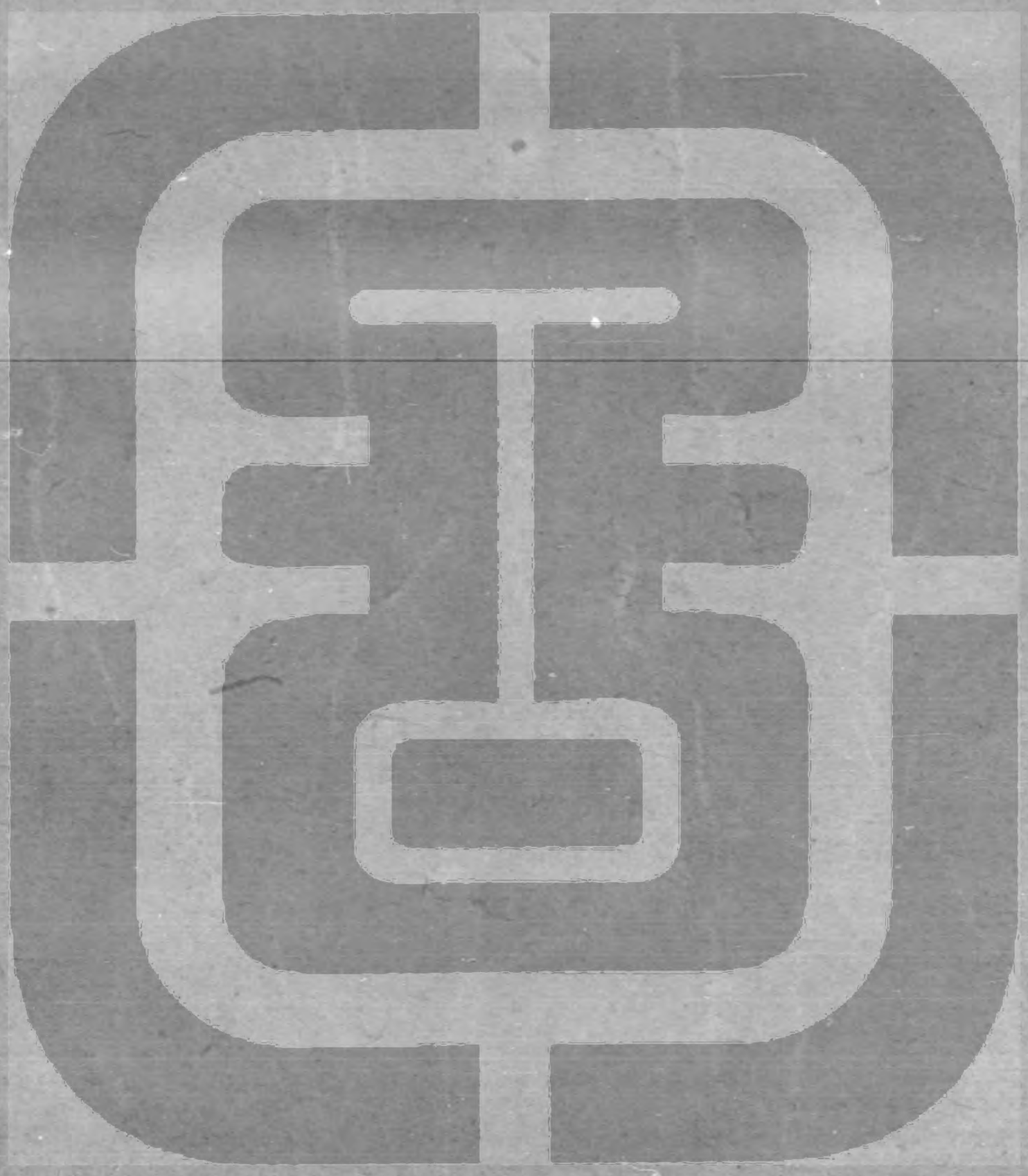


居易錄卷六 東觀餘論上下兩卷 秀水項氏校刻大字本 彷彿宋槧

重校東觀餘論引

黃長睿以博雅校秘書可謂遭矣宣政間虜事日非時方多故無能有所建立而顧區區於校雠之末無亦有託而逃者乎先是兗國有集古録趙明誠有金石録續有寶刻叢編考訂精確說者獨推長睿良足傳也南渡来周公謹廖瑩中有齊東野語癸辛雜識雲烟過眼録世綵堂集號稱博綜而二子皆悅生堂客即有文采不足觀也已其書固在曾不齒悅生主人豈猶有

北京圖書館藏

所存不敢盡廢耶世固有盛談周孔詭艷鞅灶者又容玉所不道矣視雲林子可同日語乎閒居多暇翻宋本文字校而刻之傳我同好語有云文詞藝也道德實也是編小道藝林緒餘耳長睿清脩詳慎李忠定公雅重之其人固足多也

萬曆甲申秋八月既望城南耕隱項篤壽子長甫書于木石居

東觀餘論總目

灪帖刊誤上

弟一帝王書

弟二漢魏吳晉人書

弟三晉宋齊人書

弟四梁陳唐人書

弟五雜帖

灪帖刊誤下

弟六王會稽書上

弟七王會稽書中
弟八王會稽書下
弟九王大令書上
弟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祕閣濛帖 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辨
銅戈辨
鷁雀賦辨
古瓦辨
王敬武書辨
汝州新刻諸帖辨
二館辨
弭仲匡辨
古器辨
永建石章辨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論飛白瀓
論臨摹二瀓
論弓字
論黃陵碑二文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鐘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觚圜觚說
商貍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龢鐘說
周雷鐘說
周罍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斝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䪥鐘說
漢金錞說
漢螭文瓿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下卷

跋干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後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傅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真誥無後
跋真誥書奏漢閒事後
跋祕閣續瀾帖後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鷟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弓後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弟三卷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亾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脅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跋藏眞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偃眞詩後
跋石晉熊瞰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温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第三弓瀼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畫扇後
張丞相書附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跋瀼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羣逸少帖後
跋藏眞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玉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僊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蕭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泰僊夫帖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壁書後
跋段太常語録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閎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嚴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眞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僊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王所藏韋鸚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灋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愼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雒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愼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跋章草書洛神賦後
跋潭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纖蓋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按樂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呂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眞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接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柘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外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瀳帖刊誤卷上 并序 秀水項篤壽子長校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摹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
受
詔緒正諸帖著雖号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
昧古今故祕閣瀳帖十弓中瑤珉雜糅論次乖
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掌
翰妙薦紳閒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
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踈略甚多故諸部中

或僞蹟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
書逸少閣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評
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
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
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
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
若以晉人章草請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
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
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
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家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
解時有所得故作灪帖刊誤凡論具僞皆有據
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
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
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
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
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
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
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
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
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誰王帖雖
在疑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瀠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
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
遂不取荅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
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
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
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
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
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
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堙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僞不
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
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瀠傳授或
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尔無別固疑
其僞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實泉書賦
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
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

武名梁武廟号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
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蓋冊牘
轉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
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
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
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諭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
王諭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
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諭風奉趨庭
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
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
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
永陽王伯智書誤録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
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
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

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迹畢出而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亾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具蹟本在王丞相道寸家道寸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具蹟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
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録在鍾部長風帖
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
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閒多有米云齊梁人書
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
州督軍御史弟五永箴官結字亦古史本云呂
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
昭其果毅師作呂昭作明蓋五作史者避晉諱

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總茲三者
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膚野
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貞
忠富貴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
高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撰
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篆邕等甚美之以爲莫
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閒殊少
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
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

其筆勢云皇象後童蒙唐人僞作其體
正與世傳曹植書鷄雀賦同皆非眞蹟至若孫
皓上晉武表亦章草字畫高古與此有閒矣
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
爲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
有閒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
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
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弟一卷歙朝筆僞帖字勢
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
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
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
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
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
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
斜益一點讀爲悤悤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

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弟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案江淮之閒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尔疋云媞媞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案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沉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illegible]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僞審矣

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閒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廼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非通古甚那至尔非通古甚那至尔川本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廼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

極殿牓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眞與王虞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奚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瀠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瀠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虞每

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級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摹傳失眞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
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僞矣山濤啓事
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
啓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妥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
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廙張翼陸雲羊欣卞壼謝
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璝之紀瞻山濤等
帖皆一體僞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
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
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王僧虔兩啓皆佳絕
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同書聲信不虛
得

弟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
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
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
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
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

筆下徐偃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斆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

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
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
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
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爲尉上下無恙不得吳興
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
薄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号羊
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
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弟五雜帖 已見跋語 岐鼓謂岐陽石鼓文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
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
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采云未知何人書僕案
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暮月而致澧令使父子
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
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驚浦復田疇闢
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暮月而致覽之則澧令非
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
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廼今漢碑中字是也
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
勢王著録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
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
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
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
蹟也此與師帖尤疎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勑
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
所率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濛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勑旨論書一
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遠
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儋隨世所學規
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
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

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
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
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
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勑字從力館從
舍爲僞未中其病葢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
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僞
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葢淳化中摹此書時特
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
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啓云奉勑遣臣評古今
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
非謹品字瀠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表昂不
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
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瀠局束天然
太少疑非智果書果号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
亦不至尒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善草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寫其弟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

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澧同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澧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灋帖刊誤卷上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灋帖刊誤卷下

秀水項篤壽重校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弟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或作竦）耳中聞（疑當作閒）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娌等亦僞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癖等

語厠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弟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亾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悤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既非獻
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
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濛書要錄
逸少帖内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踈詞筆皆有王氏風
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
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
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
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
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弟
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弟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荅蔡謨也仁祖者謝
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
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
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駕與陶
穀家所畜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

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
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
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
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
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
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
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
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
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
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
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遂引使才猷約結弗光
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此
帖草灑極工惜不載灑帖閒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
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
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學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義
之呈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

乃俗人僞作弟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贍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甘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

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義之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僞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弟八王會稽書下

義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
亦近代所爲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
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今人以
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
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
詞亦異晉體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
送讓都共或作督表亦復常言耳案翼少鎮荆州以石
虎衰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
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
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
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
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
當猶趙充國之計早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

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
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
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
彥遠載於書録今聞在王仲脩家 婁表疑作屢表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葢後人寫二王尺
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隊
而爲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
不暇豈復尺牘閒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
摹甚失眞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
失草瀼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
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
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
二十七條今官瀼帖有其十五散眞逸少書三
卷中又續瀼帖有五而卬竹杖絲布衣漢講堂
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

亾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玨竹杖卿尊長或須令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玨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問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来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来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絶與書不當尒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吾君交友蓋無足怪溫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 問蜀問字或作閒字

第九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鵝還慰姉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表
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逸少所愛之鵝甚可
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
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
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
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
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
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
害至於讀蘭亭叙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
字爲逸少作會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
矣案古蘭亭叙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閒特
闊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
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
府中瀍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亾其權字近
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
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録
弟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
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閒其黵滅注缺

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眞矣今
澧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旣殊體
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
異號子母體如弟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
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兒憙患散輒發癰
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
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
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
生礬石熟蒸出外故草木焦滅礬看果菓礬石
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
有礬石今取此石置湔水中亦不冰又鸛伏
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
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
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
生熟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
墓内有礬石滿塋此段本草誤列在礬石部此云

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濃帖中亾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索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二獻之死罪濃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閒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爲請道士上章濃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晉大夫卻穀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卻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有云一段清香染郗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尔及之以糾

俗繆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遒美之時今比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旋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精祴衆爭求數幅新帬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況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劒還津此帖君藏眞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鸞跂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搨若傳吾完碧摹刊願垂世聊尔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北（碧聊尔三字皆疑）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人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

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
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
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
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
以益部字爲益郎蓋下接着舊傳字此帖蓋借
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字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弟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不至惡但縱任近
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知亦寫右
俗無晉世清韻眞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
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卷以其
半其上略云汝決欲來下（張録於來下之字下有上方
三十九字續帖略同）大方足（張録云人力當粗足）不果尔可
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
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
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
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弟二卷知汝殊愁及藏
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
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
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
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沖帖
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

氏帖明甚（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邪）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
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弟五卷
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
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
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
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云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姨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乃大令眞筆僕觀此書
鵝羣帖前輩謂此墨帖又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
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
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
眞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
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
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
鵝而山陰曇礦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
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

子敬晉人相去止隔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
僞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
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
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
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
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眞賞難遇豈獨
論書哉

澄帖刊誤卷下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長睿嘗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踈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眞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弟九章云

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川本無

余待罪天禄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
眞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
黃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
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
察眞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閒毫釐千里則
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
道余所見於天禄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
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
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跋祕閣瀾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
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粗定爲瀾帖
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
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
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
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弟觀侍中王
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
輩瀾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郗

惜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各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弟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采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

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罔思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當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閒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閤襄陽漫仕米芾元章書

弟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帝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
帝 一手 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
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璟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十六 謝氏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
人僞帖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
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更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　智永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子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

第七

餘字作僕　定登　劉釋文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　集成　當力　承足下　子敬　荀奚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

此蒸濕　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　僞　適欲遣

書　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左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慕容 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 知鐵石 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寇軍故尒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監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 右並羊欣

弟八此郡之獎蘇大簡子耆謂之與至述 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瀧帖題跋一卷眞蹟藏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亾矣

先君學士瀧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得之甚喜章書閒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有難解者取瀧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録附刊誤之後紹興

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訒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壽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尒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閒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illegible]等字疑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

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
帖不逮此遠矣故實泉云乃有懷琳厥蹟踈壯
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絶交書誠
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
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
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誤漢人喜作分隸與章
草它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澧帖中有南唐
人一手僞帖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
壼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弟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
不作傳摹與眞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
曉特取名以入録故與眞蹟混淆却多有好帖
不入殊可惜也予澧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
鄧隲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
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
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
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
一碑乃銀青光禄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

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搨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襯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濃也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濃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濃字甚怪疑非眞也劉云嘗見行

儉所書千字亦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
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
予又云集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
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
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
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
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
有此人亦号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
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嬭鼎伯戈盦字
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
蘇子容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
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
名爲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
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
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
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瀼書至梁御府藏
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
首尾紙縫閒故或謂之押逢或謂之押尾秖是

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云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尒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母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歡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墻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陵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

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灋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　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案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

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未既有戊辰則七月不
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
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
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
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
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
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
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
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
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
西屯漢陽冬召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
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
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
時文字又月日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繆
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
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案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劒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迹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未察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劒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祕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案陶洪景刀劒錄夏孔甲之劒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萬

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劒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案春秋傳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

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者也越絶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劒）之劒近汲冢中得劒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

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惟銅爲兵器也又案刀劒

録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劒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刑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況形笵正工冶巧火齊得剥脫砥礪四字見荀子彊國篇注其銛至可以剸玉雖楚鐵劒之利亦亾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灋亾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李賀有金銅僊人辭漢歌

鷂雀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眞蹟鷂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案草灋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お𠀤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僞書鷂雀賦二字皆如唐人草灋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録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本以[illegible]忘曰字其陋如此今

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僞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濛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吏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爲筆濛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益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尒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

餘枚若今人篇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案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

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二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

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灤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遝不能辨也此猶以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乃摘取北軍遠近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閭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沈灤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灤帖內

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楨之字公幹徽之子避廟諱舊改爲柾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館名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圖）尾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任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亦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

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旍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眞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於分也

弡仲匡辨

劉原父弡仲匡銘以隸寫之云弡仲作寶簠擇之金鏖銳鏖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旞糕米用饗大正音王寘飥具召飼弡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餩（與餚同音飽）弡仲眉壽所謂鑣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弡音其勿反糕側角反早取穀也飥徒兮反飤音祀弡字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甑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乚兩目之

閒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
瞿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
鼎也庚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
鍾最後丁号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
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
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僊山並照智
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瓀鸞舞雙
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
亦不甚古乙銘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
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上
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　三字不明此乃
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曉考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
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謂不
以其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川本去之
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灋疑是疾字意
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墳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立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

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惠義寺等皆
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
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
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
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
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
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
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瀼云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
瀼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瀼
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
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
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
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筆作與散
隸頗相近但（當作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
瀼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
功碑首唐大帝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

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鬚髯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濛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偃圖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弓即卷

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
景元據眞誥以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
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
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
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
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号不但曰帝也其

論二文一篇最爲詳確據列僊傳江妃二女與
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皆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予
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
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瀴稍
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
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
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

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瀧至唐人絶罕為之近
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
泯絶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弟八在世將茂宏輩
諸人下意謂其拘瀧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
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
逸少草之佳處蓋嗔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
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
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瀧度禮樂不
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
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
未知曆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
字耳

四

篆瀧之壞肇李監草瀧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

俗筆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
闕一字恐是淵字 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
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勢
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
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天一作大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已具草必用
此濛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濛有眞一行草三
以言執筆去筆跡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
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
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書圖
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而作
衡濛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具知也宋齊
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僊君眞蹟論其書云楊君書

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灋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欝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灋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臮述書賦著楊眞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希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評芊欣書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
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
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者強
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
近也 衡一作橫

三

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
然終不脫窳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
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
來漢晉書濃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
稽父子筆濃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奉詔以
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僊人持玉尺度君多
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
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治唐
号知古澹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
而議論踈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眞世言其捐
本與眞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末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
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
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
本如何須它日見乃可辨眞否也然世人藏虞
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
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

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枒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劒者交光飛刃倏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蟠鸞飛騰然後知其眞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所以之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仝羽爲旞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負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髮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負相去尺餘

有數層貟板以氂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灋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鐘銘說

此鐘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閒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号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作竫）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

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
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
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
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
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
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茅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
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
十有二世則是鐘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
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

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爲十三
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
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
之公也

商著茜寸說

案兩器皆皇祖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
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
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
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

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
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
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
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
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
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
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
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
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傳
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虎之戒
此尊之飾蓋兼尤也

商素敦說

案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
敦敔敦敦虢姜敦之屬率皆款識言時稱伐
無文縟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
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
比他器爲詳大底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
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雉首以吞吐雙耳

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蜼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案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圜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閒可握可拱蓋臣拜君酢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日相爲用自與至用川本去此七字姑存以俟知者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閒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閒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商貍首豆說

案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寘母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

制有會可仰祖癸亘之像其足無趺此亘之足
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盖商代所
作云側其獸面若貍首者案射義諸侯以貍首
爲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
其義盖取所田之物爲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
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
乾亘盖以祀事爲先此亘亦飾以貍首義或出此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
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
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
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
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
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盖亦文耳此
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
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穎作
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

同則知穎者盖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
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
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盖
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
之臣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
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
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
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
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姒号曰周室三
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仕
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
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
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
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
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
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
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

古亦未分則所謂已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析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寏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舁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有已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蕡洗曰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徵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

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爲銘之灋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蠆之鼎弟名以蠆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案此鼎銘曰宋公䜌之餗鼎䜌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一而釪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䜌女及敚䜌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敚䜌與

繇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繇耳微款識作敔與微同妙也

周方鼎說

案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盧惟陀貞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灋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齍故曰寶齍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曰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示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耳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宴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以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縷也合則爲饕餮以其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于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滫肉泊之滫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鼒鐘說 尔疋疑作爾雅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鼒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案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

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号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案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艅之文考彝戠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考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閒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鐘之飾其鸑鷟歟所謂作寶龢鐘者案國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

曰寶龢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實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雷鐘說

案此鐘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干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烏鐘於干鼓之側特爲一鳳一烏以代銘款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值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矍此矍與尊矍之矍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矍洗爲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矍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

夏璧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璧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璧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爲義璧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製淳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璧承洗合若符榮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爵以璧爲坫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　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袞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隮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虺餮餮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弟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斝說

案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以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斝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以饕餮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饕餮貪食爲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案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寘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

用以食古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嚌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案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戔之[illegible]前二盦形製略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䪫鐘說

右宋䪫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䪫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　聖詔有曰得英䪫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

即取以爲鍾濛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證即古文莖縣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證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　皇朝

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證之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者出于受命之邦適丁　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者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　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於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角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

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䪫鐘也雙螭蹲踞以爲平鈕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錞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筩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錞首巨而圜下乃寖小非若筩也及舂之於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鍧磕於錞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弟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錞之

系獸卬首卷尾爲蜼之狀蜼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錞於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鐘初未知其爲錞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瓿說

案說文瓿甂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揚雄有覆瓿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案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眞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眞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尒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絶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圜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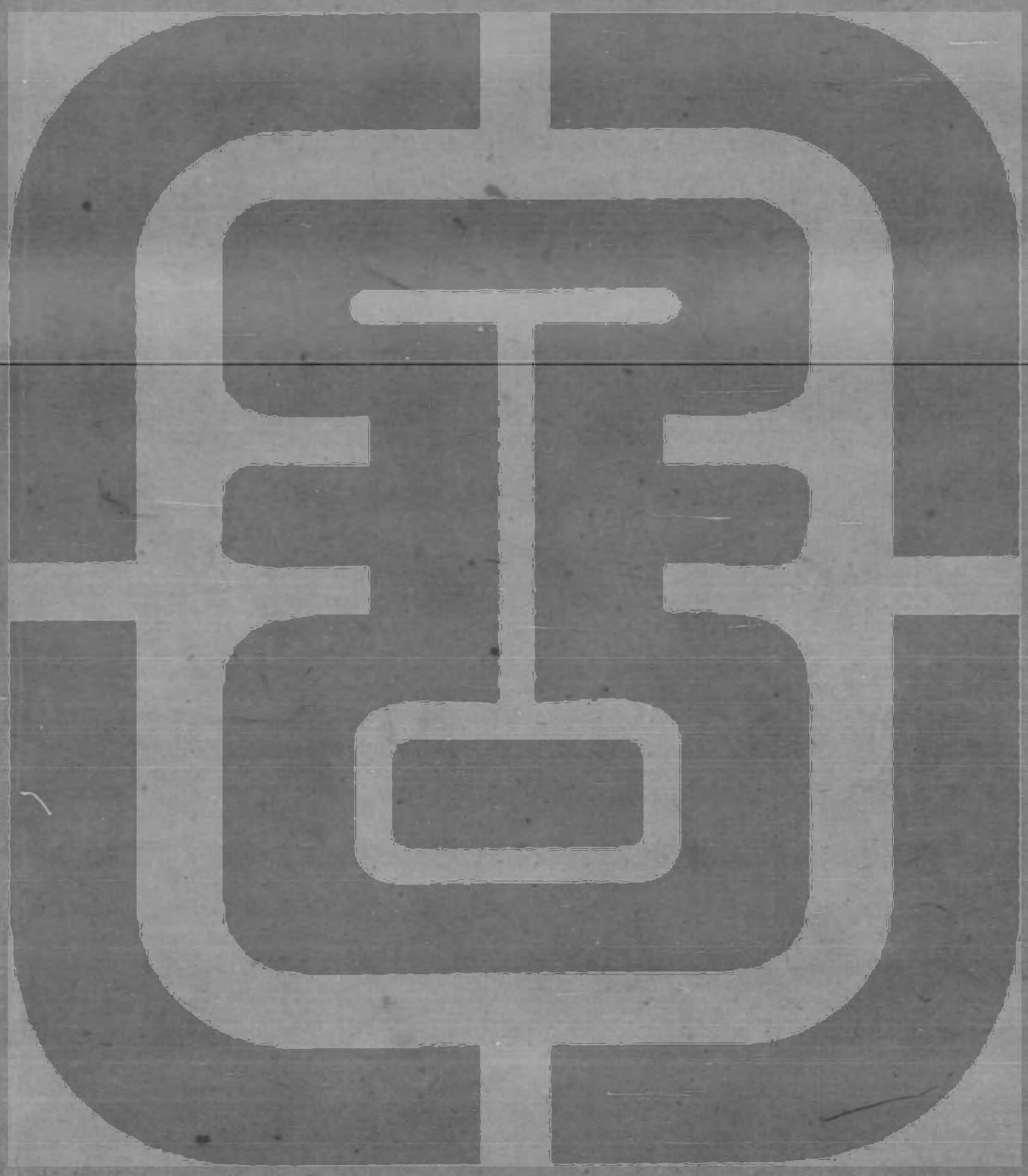
案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亾有（疑是其字）蓋餘製袭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堿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大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柜譚僊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僊者故名殿爲存僊門爲望僊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應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甪里先生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辟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爲然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爲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坐

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
漢人隸書其号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
以石刻爲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特
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圂公
石刻乃爲圈公蓋二字音又爲近或冊牘傳寫
之差亦當以圈爲是按顏師古匡繆正俗有圈
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
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
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俞曉然矣今尚有
圂姓者姓氏書多以圂爲園公之後此又可
云黃某題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